

4.2.3 死亡讓許多事都無意義 (2:12-23)

- ◆ 「我越轉來觀察智慧、癡狂，及愚戇。王的繼承人豈會當閣做什麼？不過做以前的王所做的若定。」 (2:12)
 - 「我越轉」表達傳道者將要轉移焦點，開始新的話題。
 - 他從「享樂」的話題轉回到「智慧」與「癡狂，及愚戇（愚昧）」。
 - 「癡狂，及愚戇」兩個詞指的是同一件事，就是那些無意義且荒謬、不合常理的行為，連在一起可以解讀為「無意義的愚戇」。(Michael Fox)
 - 以「所羅門王」的君王身分提出一個問題：王的繼承人無法做超越前面的王所做的，暗示著連擁有極大資源的君王都無法在這些事物上找到生命的意義，那還有誰可以呢？
- ◆ 「我看出智慧比愚戇較好，親像光明比烏暗較好。智慧的人看清楚頭前的路，愚戇的人佇烏暗中摸無路。」 (2:13-14a)
 - 傳道者首先肯定了傳統的智慧觀，如〈箴言〉1-9章所教導的：智慧確實勝過愚昧，就如同光勝過黑暗。
 - 〈箴言〉認為「在黑暗行走」與「行在正直的道路上」相對：「彼款人棄揀正直的路，行烏暗的道路。(箴 2:13)
 - 因此，智慧的人好像「頭上有眼睛」一樣，能夠看清楚前方的路，而愚昧的人卻在無知的黑暗中摸索。
 - 智慧的人懂得應對人生中的種種挑戰，愚昧的人對生活毫無頭緒，因此人生搞得一團糟。
 - 智慧能讓上帝歡喜，又能讓人順利地過著當下的生活。
- ◆ 「毋拘我嘛知因的結局攞像款。我心內想，戇人抵著的，我嘛會抵著；按呢我有智慧有什麼利益？我心內講：這嘛是空虛。」 (2:14b-15)
 - 前面按照傳統對於智慧的觀點，智慧相較於愚昧，確實有它的優勢（利益）。
 - 「結局」原文是「命運」，與「等待」同一個字根，指的是發生在個人身上，卻無法掌握之事。
 - 在此卻逆轉，「毋拘我嘛知因的結局攞像款」指向了人的「共同命運」的概念，那命運就是死亡，同樣降臨在智慧的人和愚昧的人。
 - 從長遠來看，智慧真的有優勢（利益）嗎？

- 傳道者給出了答案，既然結果一樣，那為什麼還要成為一個有「智慧」的人呢？它仍是毫無意義，令人感到荒謬。
- ◆ 「智慧的人及愚戇的人平平擺攤永遠互人記念，因為到尾擺會互人攤記得。嗒！愚戇的人死，智慧的人嘛著死。」(2:16)
 - 讓傳道者感到沮喪的不僅是死亡，而是「被遺忘」。
 - 無論是智慧的人或愚蠢的人遲早都會被遺忘，所有關於個人的記憶將從地上徹底消失。
 - 這個事實直接挑戰傳統智慧觀念：「義人的名聲受稱讚(原文：紀念)；歹人一定留臭名。」(箴 10:7)
 - 「最終死亡的事實，最初是在對上帝維繫生命的信心開始消逝之際，才在教導中表達做為一個真正智慧的難題。這種新局勢及其所有令人不安的後果，在〈傳道書〉中以極其震撼的措辭加以描繪。」(Von Rad)
- ◆ 「所以我怨感性命，因為日光的下面所發生的代誌擺互我憂苦。這擺是空虛，擺是掠風。」(2:17)
 - 面對死亡的絕對性與一切終將被遺忘的現實，傳道者得出了一個悲劇性的結論：「我怨感性命」。
 - 這是一個極度痛苦的吶喊，因為死亡讓日光之下所有發生的事都讓他感到憂苦與折磨。
 - 再次，傳道者感到生命是毫無意義的。
- ◆ 「我厭惡一切的勞碌，因為我佇日光的下面勞碌所達成的，擺著留互我的繼承人。彼個人是智慧抑是愚戇啥人知；我佇日光的下面，用智慧拍拼所做的，擺會互伊掌管。這嘛是空虛。」(2:18-19)
 - 死亡所帶來的感受，直接影響到接下來他所要探討的「勞碌」，如同厭惡生命，他厭惡一切的勞碌。
 - 「擺著留互我的繼承人」：意味著他將自己辛勤工作(勞碌)所得的成果要留給繼承人，他感到厭惡勞碌。
 - 繼承傳道者的人不知道是智慧的人還是愚昧的人，他不知道，這是他厭惡一切勞碌的原因。
 - 他表達了極度的懷疑與無奈——繼承者可能是個愚昧的人，卻能輕易掌控他用盡智慧與心血換來的成果，這是何等的空虛，何等的荒謬。

- ◆ 「按呢，對前到今佇日光下面的勞苦拍拼，我感覺真失望。有人用智慧，用智識，用本事拍拼得著的，煞著留互毋曾為著許個財產拍拼的人做產業。這嘛是空虛，是大不幸。」(2:20-21)
 - 傳道者陷入深深的絕望，憑藉著智慧、知識或能力得到極大成功的人，死後卻必須把一切留給「毋曾為著許個財產拍拼的人」，這讓人感到不值，勞碌所帶來的是「空虛」。
 - 除了「空虛」以外，傳道者直指這樣的事是「大不幸」，表達他心內感覺不公平的憤慨。
- ◆ 「人佇日光的下面拍拼操煩，有得著什麼？伊一生的年日操煩，勞碌工作，連暝時心都無安寧。這嘛是空虛。」(2:22-23)
 - 因此，他質問：「人佇日光的下面拍拼操煩，有得著什麼？」
 - 他辛勤工作，白天付出了沉重的體力與腦力消耗，到了晚上，本有機會恢復精力時，卻仍在耗費心力。
 - 這種無法獲得安息的焦慮狀態，證明勞碌也是毫無意義、是空虛的。
- ◆ 省思：
 - 對傳道者來說，死亡是所有一切的終點，它抹煞了智慧與愚昧的分別。
 - 傳道者赤裸裸地展現了在沒有來生盼望的「日光之下」，死亡如何徹底摧毀生命的意義
 - 傳道者的思想中帶有一種「歷史不斷重複、循環」的宿命觀，認為後來的人只能做以前人做過的事。
 - 尼采認為所有事件都將永恆地重現。
 - 沙赫特（Schacht）指出：「一旦尼采確信此真理，他自然會愈發對『永恆輪迴』觀念的反應，並持續將個人對此觀念的反應視為檢驗其生命態度的關鍵試金石；因為他從親身經歷中深知，這個觀念確實可能顯得極其可怕。在悲觀與軟弱的時刻，他覺得這個觀念難以忍受；而在充滿活力與能力的時刻，他則熱切地擁抱它。」
 - 聖經的神學是線性且具救贖性的，從〈創世記〉上帝對亞伯拉罕的呼召開始，上帝就不斷在推進祂恢復萬物、賜福列國的計畫，最終將導向新天新地。
 - 傳道者因為無法掌控死後產業的去向而感到勞碌毫無意義。

- 這確實是解不開的謎團——畢生心血可能一夕全毀，或者被不肖子孫揮霍殆盡。
- 但新約的末世論翻轉了這個困境：只要是在主裡面的勞苦與智慧，在上帝永恆的國度裡必定具有永恆的意義。
- 在當代社會，我們傾向用兩種方式逃避死亡：一是將死亡「自然化」，認為它只是單純的生物現象；二是透過流行文化迷戀死亡（例如讚美自殺）。
- 曾頌揚自殺的福柯斷言，沒有任何行為「比自殺更美麗，因此也更值得深思。人應在一生中不斷為自己的自殺做準備。」
- 然而，傳道者拒絕這兩種態度，他憤怒地抗議死亡，向我們展現死亡是生命中極度不正常的干擾與仇敵。
- 這提醒我們，真正的智慧必須誠實地直接面對死亡的殘酷；唯有撞擊到死亡這面堅硬的牆，我們才能反思生命的真諦。
- 傳道書作者因此以一種否定且諷刺的方式，向我們展示了通往智慧的道路，因為他使我們直接面對自身的有限性，而死亡正是這種有限性的終極象徵。
- 傳道者的吶喊是對「因果報應神學」抗議，認為努力工作就會好命、有智慧就會得賞賜的嚴厲批判。
- 我們誤以為積累財富或建立名聲就能保障我們的未來，但傳道者無情地指出，死後的遺產歸屬完全不在我們掌控之中，因此，我們要放下對「掌控人生」的執著，承認人的有限性。
- 傳道者提醒我們，如果我們的安全感建立在看得見的勞碌與成就上，我們將永遠找不到真正的安息。
- 唯有將眼光超越日光之下，認識到萬物的結局與真正的審判者，我們才能從無休止的勞碌焦慮中被釋放。